

文章已满行人耳
吴伟斌 著

白居易全传



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·第二辑

长春出版社



吴伟斌,1943年2月28日出生,江苏吴江人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,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会员、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会员。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。1978年考回母校,获文学硕士学位。1981年毕业后,曾在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任职。1984年以来在江苏古籍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的编辑工作,现担任编辑室副主任、副编审职务。先后出版《宋元话本赏析》、《二十五史故事丛书·五代史卷》、《千家诗译注》、《新编历代笑话百则》等著作,主编《文学人物鉴赏辞典》。发表有关元稹的专题论文约30万字,并由长春出版社出版了文学传记《元稹全传》。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香港《大公报》等报刊发表其他论文及各类文章计约二百多万字。

文章已满行人耳

白居易全传

吴伟斌 著

长 春 出 版 社

内 容 简 介

白居易是胡族的后裔，出身于一个下级官吏的清贫家庭。身逢乱世，避战江南，发奋苦读，连登进士、拔萃、制科三科，有青年才子之名于当时。一生历经九个皇帝，前后历官二十任。他自始至终信奉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处世原则，力能所及地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。白居易一生勤于诗歌的创作，“缀玉联珠六十年”，存留诗文三千八百四十余篇，是唐代存留诗文最多的诗人。他的诗歌在当时影响深远，在两都、六宫、八方乃至海外近邻各国无不传唱，士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无不咏歌，乡校、佛寺、旅驿、行舟无不传抄，成为传名万代的伟大诗人。作者以生动、质朴的语言，描绘了白居易的成长历程、宦海沉浮、生活与爱情，以及他的诗歌创作。这是作者继《元稹全传》后又一部力作。

《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》

编 委 会

主 编 喻朝刚 杨德宏

副 主 编 王占通 董辅文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占通 王长元 李凤畋

李庆皋 李焕荣 庐 山

陈凤和 杨德宏 杨子忱

张同义 喻朝刚 董辅文

选题策划 李凤畋

总 序

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。

中华民族在广袤富饶的土地上，以其伟大的创造力、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，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辉煌。刚健有为、刻苦耐劳、聪颖深邃、自强不息、英勇奋斗、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闪烁着熠熠光辉。

中华民族以宏大的包容精神，持续而富于创造性地谱写了灿烂的文化。

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、旖旎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，是先民留给今人极为珍贵的宝藏，亦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。它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不朽业绩，包含着华夏历代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、文学艺术家、科学家及各个领域先贤的丰厚的创造。其中，也包含历代才子（才女）们的特殊贡献。

才子（才女），是指有突出的聪明才智、在某一领域有特殊才华和特殊贡献的人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这两句诗道出了从先秦以来，中国历代“才人”后浪推前浪、灿若群星的态势。这些才子（才女）们，在当时推动和领导着某一领域的时代大潮，他们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化遗产。

《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》将再现中国历代才子（才女）们的英姿、才华、业绩，以及他们一生所走过的道路，从而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中华民族精英的形象。

在当代中国，人们怀着强烈的时代感、现时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和面向未来的长远见地，去审视和发掘传统文化，去寻觅

和探求时代脉搏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切合点，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中，为我们民族快速前进而不息地拼搏。中国历代才子（才女）们给予今人以不可估量的智慧和原动力。中国历代才子（才女）实在很多很多，《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》仅仅遴选出一百位巨子，由一百位作家撰写，他们将尽心竭力，妙笔生辉，再现巨子风采。历史的使命，要求我们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以激励民族自豪与自强，以历代巨子精英们的精神激发民族发奋与奋进，用爱国主义传统推进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。这需要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努力。时代需要各个领域率先世界水平的民族巨子。策划、撰写、出版这套《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》的主旨就在这里！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异域胡族的后代子孙 | 聪明好学的总角童年 …… (1) |
| 避战江南的少年书生 | 爱情夭折的失意恋人 …… (16) |
| 立志苦学的青年举子 | 不甘寂寞的校书郎官 …… (39) |
| 违心无奈的蓝屋县尉 | 名扬天下的长恨歌主 …… (58) |
| 知无不言的翰林学士 | 传留后世的乐府诗人 …… (81) |
| 因丧守制的赋闲村民 | 田间耕耘的渭川老农 … (119) |
| 冷落闲置的太子教官 | 越职言事的赞善大夫 … (141) |
| 沦落天涯的江州司马 | 情真意切的琵琶歌行 … (155) |
| 简政安民的忠州太守 | 栽花植树的山地园公 … (187) |
| 尽心尽职的中书舍人 | 难副人意的复试考官 … (207) |
| 修堤挖湖的地方长官 | 清正廉洁的杭州刺史 … (234) |
| 简政均赋的重郡牧守 | 为民造福的苏州使君 … (265) |
| 事轻身荣的秘书监公 | 职重事繁的刑部侍郎 … (291) |
| 无心政事的河南府尹 | 辞职不受的同州刺史 … (316) |
| 分司东都的太子少傅 | 自鸣得意的醉吟先生 … (342) |
| 知足保和的佛界信徒 | 传名万代的伟大诗人 … (366) |

异域胡族的后代子孙 聪明好学的总角童年

大历七年(公元772年)的新春使者已经悄悄降临神州的南方大地，人们似乎已经听到她那轻盈的脚步声。但在北方的广大原野上，春天却姗姗来迟，白雪仍然覆盖着远远近近的山山岭岭。除了点点滴滴的青松翠柏之外，四周仍然不见任何一点春天的绿色。

人们耳朵中听到的，仍然是寒冷北风的呼啸；大家眼睛里看到的，还是鹅毛大雪的纷飞。整个大地似乎仍然在冬眠一般，不见一个人影走动。偶尔，附近的村庄里传来公鸡啼鸣的声音。

一大早，在许昌通往新郑的官道上，两匹大红马冒着纷飞的大雪一前一后急速地奔驰着。显然，大红马因奔波得过久过快，正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但主人却没有一点点要它们停下来的意思，仍然在用鞭子一个劲儿地催促着身下的坐骑。在寒风劲吹的原野上，一声紧跟一声“驾、驾”的吆喝声显得格外清脆格外响亮，在白雪纷飞的上空回荡着。

一直跑在前面的是一位中年男子，姓白名季庚，是当时宋州的司户参军。他身穿绿衫长袍，头戴黑色官帽，虽然完全是一副下级官吏的打扮，但眉宇间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。细细看去，他满头的黑发已经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银丝，看样子年纪已

经在四十开外。紧紧跟在后面的是一位年轻力壮的汉子，一身仆役的打扮，年纪至多也只有二五六岁的样子。

两人的坐骑一前一后爬上了一道不大不小的山梁，两匹大红马见主人没有让它们停下来的意思，开始用行动无声反抗，任你怎么鞭打，随你怎么吆喝，它们用鼻子喷着重重的粗气，双蹄如铁钉般牢牢地钉在地上，就是不再挪动半步。

中年人无奈叹了一口气，极不情愿地滚下马鞍，就坐在路旁的长条石上，也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后面的汉子见状，也跟着滚鞍下马，接过主人手里的缰绳，随手把两匹大红马拴在路边的老槐树上。

两匹大红马用蹄子刨着蹄下的白雪，似乎想就近寻找些草料，以满足辘辘的饥肠。但遍地都是白雪，实在找不到可吃的东西。年轻的汉子见状，从随身口袋里抓出几大把黄豆，送到大红马的面前。

“李林，你……你再好……好说……说家里的情况！”白季庚仍然喘息不已。

“回……回主公的话，小人……小人离开家时，主母已经卧床，桂大娘正在里里外外地张罗。细情……细情小人实在不太清楚，里边只是传话要小人赶快把……把主公追……追回来！”李林虽然年轻，但他昨晚一整夜都没有合眼，一直在急急追赶着主人。这时他是一脸疲乏，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的，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。

“我昨天在家时她还好好的，一点迹象也没有。怎么我才一离开家，她就要分娩。按日子计算，似乎还没有到时间……”白季庚在一旁扳着指头，低声地自言自语。一时间，白季庚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。

冬日的寒风吹干了白季庚满脸的汗珠，也吹乱了他满头黑白相间的头发。但白季庚一点也没有觉得，仍然在回忆之中。

“主公……主公，我们……我们还是赶路吧！说不定主母她……她正焦急地等着主公回去呢！”李林提醒主人。

白季庚连忙站起身来，解下缰绳，飞身上马，策马狂奔。两匹大马的八只马蹄，又在积雪的道路上印下它们匆匆的足印，一路向西，直奔新郑。

时光已经是后半夜的黎明时分，在新郑县城的一座极普通的院落——当地的人们称为东郭宅——的前面，行色匆匆的主仆两人下了马。白季庚刚刚跨进大门，就听见内室传来了婴儿一阵又一阵清脆的哭声。白季庚连忙扔下马鞭，大步流星地向妻子的卧房奔去。

两个仆妇从内室飞快地迎了出来，其中一名叫夏莲的仆妇连声说道：“恭喜老爷！贺喜老爷！老爷家里又添了一位天上的文曲星、世间的状元郎！”

白季庚的脸上绽开了平日少见的微笑，高兴地说：“同喜！大家同喜！”他匆匆地转过身，问另一位老成的名唤桂花的仆妇：“不知少奶奶自己身体怎样？吃了不少苦吧？”

桂花连忙禀告：“老爷不必担心！奶奶一切还算顺利，大小都还平安！奶奶从主公出门不久就肚子疼，头上直冒虚汗，后来就哭天喊地。我们被奶奶哭得没有了主意，才让李林去追主公回来。你看这一天一夜，奶奶喊声哭声没有住过一刻。但说来也怪，等到主公临近家门，奶奶也不喊了，孩子也顺利出生了，真有点让人捉摸不透……”

白季庚已经没有功夫听完桂花那么“详细”的禀报，他三步并作两步，飞快奔进了妻子陈氏的房间。

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已经被桂花她们干干净净地洗过，这时候安安静静地躺在他母亲的旁边，粉嘟嘟的小脸上挂着一丝惹人喜爱的微笑。白季庚的眼睛不由得一亮，立刻放轻了脚步，慢慢地走过去，用嘴唇在他的粉脸上吻了又吻。

“夫君，当心你的胡子扎痛了孩子！”他的妻子陈氏听到轻轻的脚步声，也许是心有灵犀吧！她很快被惊醒了，看着自己的丈夫在侍弄孩子，轻轻地提醒了一句。

“夫人，你辛苦了！吃了……吃了不少苦吧？”白季庚问候的话脱口而出，“我要是……要是不走就好了！哪知……”白季庚看着疲惫不堪的妻子低声地问候，轻声地安慰。

“夫君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生这第二个孩子比生第一个还要困难，他老在肚子里打转转，不是蹬腿，就是舞拳，就是不肯出来见人，看来是比他哥哥还会闹人的调皮孩子！”陈氏的语调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。

接着她又说：“幸亏你回来得快！我听见他们说已经望见你在大路上奔驰的身影了，心里顿时踏实多了，就什么都不怕了！小家伙也大概听说他老爹就要到家了，兴许是怕你揍他，不敢再闹；兴许是想看看他的老爹是个什么模样，所以就顺顺溜溜地出生了，来迎接才进门的老爹！哪知……哪知他爹是个胡子拉碴的标准的‘老爹’……”陈氏拉着丈夫的手，戏谑地说个没完没了。

白季庚听着妻子的诉说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最后终于笑出了声。他高兴地对妻子说：“夫人，这说明他十分乐意来到这个世界，非常高兴来到我家。既然是这样，孩子的名字，我看就叫居易好了。希望随着他的降生，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红火吧！表字么，我看以后就叫他‘乐天’好了，他会成个乐天派！”

听着丈夫的话，看着胖乎乎的儿子，陈氏高兴地对她儿子说道：“儿啊，你自己记好了，这是你的老爹给你取的名字和表字！还有，今天是大历七年的正月二十日，这是你的生日，你一并也记好了！”

窗外，黎明已经来临，太阳正在冉冉升起。树上的喜鹊正

在捉对鸣噪，像是在向人们报告白家小才子已经降生人间的喜讯。

这一年，陈氏虽然已经生了第二个孩子，但她还是年轻貌美的十八岁少妇；而白季庚呢，则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中年汉子了。

时光如飞，转眼一个月已经很快过去了。白季庚在家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准备前往宋州赴任：“夫人，我准备今天离家赴任，你一个人在家，凡事都要当心！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你让李林他们前去找我，我立马赶到！”

“夫君，你放心好了！家里的事情我会安排的，孩子我也会照顾好的。”陈氏虽然难于割舍，但她说话的时候却故意显得十分轻松。

临走时刻，白季庚还是不放心，低头在陈氏和孩子的脸上吻了又吻，嘱咐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。出门的时候，白季庚仍然是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。

白季庚来到宋州，具体的职务仍然是司户参军。这在唐代的州衙，仅仅是个低层次的职务，管理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。同僚们听说白季庚又得了个白胖儿子，硬是敲了他三桌酒席的竹杠，大家热热闹闹地高兴了一番。

陈氏仍旧留在新郑县的东郭宅里，照料着刚刚出生的白居易，照料着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，与两个孩子一起度着时光。

乳母林氏最喜欢白居易，可以说胜过他的母亲陈氏，她白天晚上几乎是一步也不离开白居易。白居易也最喜欢跟他的乳母在一起，一有空就要乳母抱。一对乌黑的大眼睛滴溜溜乱转，一双小手不停地挥舞着，似乎对周围所有东西都感兴趣，嘴里“伊伊呀呀”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语，没有一刻他老实的时候。玩累了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就躺在摇篮里，静悄悄地听他乳母唱着家乡的小曲，慢慢地入睡。

与别的孩子不一样，白居易从来不肯自己乱拿乱摸他没有摸过的东西，特别是冒着热气的东西。每当这种时候，白居易总是抓过乳母的手，让她先摸。一对乌黑的大眼睛还一眨不眨地盯着乳母的脸，如果乳母笑着，或者没有异常的表情，白居易才肯伸出他的小手，把他想要的东西抓在手里。

乳母每每与陈氏谈起这件事情，就高兴地称白居易为“小精灵”。主仆两人常常在一起，故意地拿一些东西来试探。白居易则任母亲与乳母变换花招，他却从不上当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主仆两人乐不可支，常常笑得前仰后合：“真好笑！这么小的孩子，怎么这么精灵？”乳母林氏一边擦着眼睛里笑出来的泪水，一边询问自己的主母。

“他哥哥幼文小时候就不像他那样调皮捣蛋，也不像他那样鬼精灵！”陈氏面孔上在埋怨，其实她心里是在赞扬。

岁月如飞，转眼六七个月就过去了。这一天，乳母把白居易抱到屏风之前，指着她自己刚刚从主母那儿“批发”来的两个字，学着主母教她的样子告诉白居易：“这个是‘之’字，那个么，是‘无’字，你可要记住了记清楚了，千万不能忘了也不能混淆了！明天我一定要考问你的！”

白居易那时虽然口里不能说话，但他似乎已经听懂了乳母的话，双手挥舞着，用微笑来表示他的同意。

第二天，乳母把白居易抱到屏风的面前，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“认真考查”白居易的“功课”。乳母念“之”字，白居易就把目光移向“之”字；乳母念“无”字，他的目光就移向“无”字。

白居易的聪慧，让他的乳母非常惊喜，她马上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了陈氏。陈氏更加惊喜更加积极，立刻来到屏风前面，试探着问白居易：“好儿子，快把‘之’字给妈妈找出来！”

白居易听着母亲拖长音调的“之”字字音，他嘿嘿笑着，立

刻把他的目光盯着屏风左面的“之”字，似乎在说：“那个就是‘之’字么！”

陈氏又惊又喜，又说道：“好儿子！不错！很好！你再告诉妈妈，哪一个是‘无’字呢？”

白居易仍然舞动着他的小手，“伊伊呀呀”地说些谁也听不懂的“话语”，又立刻把目光转向屏风右面的“无”字，那意思是说：“这个就是‘无’字呀！”

白居易的聪慧，使陈氏狂喜不已。陈氏把“之”、“无”两字的次序颠过来倒过去，反反复复地试验，但每次都分毫不差，得到了让陈氏和乳母都十分满意的结果。

最后，白居易用他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四处寻找，那意思似乎在说：“还有没有新的生字？你们不要反过来复过去总是教这两个字呀！这么简单的两个字，我早就已经认识了呀！”

消息很快传到宋州，白季庚听说之后，自然一百个不相信。他想：“可能是妻子一个人待在家里闷得发慌，故意编排出这个稀奇古怪的故事来骗自己，让我早日回家而已！”

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，白季庚特地赶回家来，他要亲自试验一遍。结果自然仍是那样，这下可把白季庚喜欢糊涂了，他抱着白居易亲了又亲，一个劲地夸奖陈氏：“夫人，你……你生了个好儿子，你生了个小才子！”

好半晌，白季庚才从疯癫的境界里醒悟过来，他抚摸着自已长长的胡子，高兴地对陈氏说：“夫人，看来这小子将来要胜过他的哥哥！”

“夫君，你说的不完全对！恐怕……恐怕这小子也要胜过他的老爹！”同样高兴的陈氏也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。

“夫人，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啊！”白季庚摸着自己的胡子，赞同妻子的意见。

“夫君，儿子超过了你，你不妒忌？”陈氏从丈夫手中接过

儿子，故意问道。

“夫人，从古到今，从来没有一个父亲会妒忌自己的儿子超过自己的！”白季庚这回说的是心里话。

白居易两岁的时候，他的祖父白锺在长安病故。这样，白季庚不得不丁忧在家。而祖母薛氏也只好离开长安，来到新郑，依靠长子过活。白居易的周围多了个祖母，加上父亲又回来了，他的身边顿时热闹起来了。

白季庚常常在读书之余，教导牙牙学语的小居易背诵浅显的诗歌。而白居易也乐意配合，表现不俗。什么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啦，什么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啦，白居易都能够一一背诵。虽然背诵的时候，白居易当时并不完全懂得诗中的含义，口齿也不甚清楚。

但这样的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，白季庚守丧期满，就很快离开新郑，前去赴任。把教导儿子、赡养老母的责任全部留给了自己的妻子陈氏。

在喜欢白居易的人们中，要数他的祖母薛氏年纪最大了。她常常在自己的孙子面前诉说白氏家族的过去：“小孙子啊，你快过来坐好！奶奶给你讲故事，你可记好了！我们白家的祖先，原本是胡族，曾经是西域龟兹国的王族……”

“奶奶，那我们家为什么姓白呢？”白居易刚刚坐下，听到奶奶的话，就十分好奇，向年迈的祖母提出他的疑问。

“孙子，听老一辈的人说，龟兹国境内有一座大山，名叫白山，汉朝的皇帝因山名而赐给龟兹国王姓白。也有人说秦代的大将军白起老爷爷，就是我们的祖先。我们这个家族，算起来是白氏家族中的第六支子孙呢！”

“奶奶，那么后来呢？”白居易的好奇心从小就很强，有一种打破沙锅纹（问）到底的劲头。

“后来……后来我们的先祖就内迁到大河南北的中原大地

上生活。听老一辈的人说，我们的远祖老爷爷，曾经做过后魏的太原太守，所以我们常常自称是太原人。”

“奶奶，后来呢？”薛氏有说不完的“听老一辈的人说”，白居易也有问不完的“后来呢”。

“听老一辈的人说，远祖老爷爷的五世孙老爷爷，曾经出任后周弘农郡的太守，因为守职有功，皇上赐田于韩城，所以他老人家又把全家迁到了韩城居住。”

“奶奶，这个是‘老爷爷’，那个也是‘老爷爷’，真不容易让人分辨清楚呢！”白居易在向祖母抱怨。

“前一个‘老爷爷’是白邑老爷爷，后一个‘老爷爷’是白建老爷爷。我们都是晚辈，自然不能直呼其名。不过这样左一个‘老爷爷’右一个‘老爷爷’，也真难分辨清楚。为了说清楚，我们就偷偷地暗中呼他一回。不过，孙子，你可记住了！在别人面前可不兴直呼其名，不然要让人家笑话我们白家的人没规没矩，不分尊长老幼的！”

“好，好！奶奶，我记住了。奶奶，那后来呢？”白居易仰起小脸蛋，忽闪着乌黑的大眼睛，还是在不停地提问。

薛氏拢了拢雪白的头发，又把小孙子往身边拉了拉，说：“孙子，听老一辈的人说，白建老爷爷的儿子白士通老爷爷做过唐代利州的都督，孙子白志善老爷爷作过朝散大夫、尚衣奉御一类的朝官。他的曾孙白温老爷爷，任职朝请大夫、检校都官郎中，他又一次举家南迁，来到下邳，所以我们有时也自称是下邳人……”

“奶奶，你快说吧！不要总是‘听老一辈的人说’、‘听老一辈的人说’地耽误时间！”白居易的求知欲极强，他想很快知道结果，所以又向他的祖母提出请求。

“好，好！听你的祖父说，他是白温老爷爷的第六个儿子，因为在河南巩县做县官，又将全家从下邳搬到了这儿。你爷爷